


# 死亡笔记


Death  
Note

6

 華齡出版社

死亡笔记  
Death  
Note

包为◎著

 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闫 丽

装帧设计：北京极光设计文化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笔记 / 包为著. —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2007.3

ISBN 978-7-80178-451-3

I. 死... II. 包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5464 号

书名：死亡笔记

作者：包为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印刷：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1/16

印张：15

字数：210 千字

印数：1-10000 册

定价：22.00

---

地址：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

邮编：100009

电话：84044445(发行部)

传真：84039173

一本来自古印度的神秘笔记，  
无论是谁，  
只要名字被写上去，  
就会按照笔记上规定的方式死亡……

这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，  
也是前所未有的绝对诱惑。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郊游

001

不好，是强奸！小艾及时停脚，不敢冲出树林，顺势躲到几米外的一棵苦楝树后。不是他没有侠义之心，他做梦都想扮演英雄去救美人，尤其是救欣欣，沮丧的是，每逢被人欺负，只要欣欣在场，反倒是欣欣挺身而出，帮他解围。

## 第二章 神秘笔记

015

“施主罪孽深重，无以复加，老僧不敢有劳了。”老和尚镇定自若，从袈裟里摸出一只打火机，放在五绉白须下打着。“呼”的一声闷响，白须上燃起五朵颜色诡异的火苗，像五条火蛇一样，凶猛地扑向他的脸，瞬间，浑身变成一团烈火。

## 第三章 林克的腿

032

“唉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冤冤不报受不了。”万老头又像念经一样重复这两句话，“你叫林宗文，对吧，小时候到我家玩耍，既然跟你父亲干了肮脏的勾当，你也陪他去吧！告诉我，你想怎么死？我成全你。”

## 第四章 初试

047

眼看欣欣的七分裤就被拉下了，咬牙写了最先想到的“阳雄军”。突然，三个字发光了，像三盏彩灯同时点亮，一闪一跳，炫耀夺目。小艾吓一大跳，扔掉笔记本，脑袋一仰，重重撞在卡座底，发出一声巨响。

## 第五章 凶客

061

“想告辞没那么容易！”包厢门开了，有个被五花大绑的人直愣愣飞了出来，面朝下跌在地毯上，跟着，一根点燃的火柴丢出，门又关上。火柴从空中落下，掉到地下的那人身上。“呼”一下，那人身上熊熊燃起大火。

## 第六章 马威之死

075

事前一点预兆也没有，小艾随着马威飞出立交桥，从草丛中愕然蹦起。马威翻了个跟斗，直愣愣摔在飞驰而过的火车车厢顶上，随即像只皮球被弹开，整个身体飞了起来，犹如断线的风筝，飘向夜空，落入铁路边的黑暗中。

## 第七章 脱裤绝技

091

“抓住他！”问话人大喊，壮汉揪住猛子高高举起的一只脚。“你们吃屎去！”猛子挥舞手中的裤子，屎尿齐飞。壮汉松手了，前排的人更是缩到座位下。他将裤子砸到壮汉脸上，飞快拉开车门，光屁股鱼跃而出。

## 第八章 别逼我

106

小艾抹了一把眼泪说：“你、你叫汪志德，你、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不想要你死的，可是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络腮胡老二站住不动了。脸色骤然通红，像一个醉汉，双手捂着自己的喉咙，口中“哦哦”两声，眼睛向上一翻，身子软绵绵倒下。

## 第九章 小艾的理想

131

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把一个名字写上笔记本。每一笔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写错，误杀他人。“邱建业”三个字，只剩下“业”字的最后一横了，担心易华看见那怪异的闪光，他先把笔记本放进双腿上的书包里，这才完成那一横。

## 第十章 惩罚

151

男人又是几声哀号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滚落下地。七窍的血止住不流了，不过，仿佛有数不清的虫蚁啮身。男人发疯一般撕碎衣服，双手在身上拼命抓挠，每抓一次都是血肉横飞。直抓得体无完肤，满地是血。

## 第十一章 解救

166

小艾摇摇头，走进卫生间里，把书包放到破旧的洗手台上，取出笔记本，又从钱夹里摸出一根缝衣针，轻轻扎破食指，把浸出的血贴到封皮。笔记本发亮了，随手翻看，从一行行名字中找到叶迎秋，再从食指挤捏出一滴血，涂到“四肢瘫痪”几个字上。

## 第十二章 仆人

186

唐杰明害死妻子后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。十五年来，他虽然活在地狱里，但财产有专人打理，不减反增，比以前翻了几番。他的住处非常宽大，足有四五百平方米，比小艾家大一倍不止，而且，内部修饰之豪华，令人咂舌。

## 第十三章 杀气

205

来人是林宗武，他杀尽万龙一伙，小艾和唐杰明已躲进书房顶上门。他对这幢别墅了如指掌，马上想到从外面爬上来，本就受伤的唐杰明哪是他的对手？他得势不饶人，踢翻无力反抗的唐杰明，匕首高举朝心口扎下去。

## 第十四章 隐患

229

小艾搀起他说：“猛子哥，你别紧张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只想跟你打听一下，林宗武现在在哪儿？”这一年，他时不时得防备此人。  
“他、他移民国外了。”

## 第一章 郊游

不好，是强奸！小艾及时停脚，不敢冲出树林，顺势躲到几米外的一棵苦楝树后。不是他没有侠义之心，他做梦都想扮演英雄去救美人，尤其是救欣欣，沮丧的是，每逢被人欺负，只要欣欣在场，反倒是欣欣挺身而出，帮他解围。

一贯以来，被同学欺负的时候，小艾逆来顺受、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。他知道，如果逃跑的话，会引来更多的欺负者，像狗追骨头一样，乐此不疲。他不想变成骨头，宁可当木头，直到欺负者自觉无趣。今天，小艾破天荒逃跑了，追赶的人有四五个之多，当真像几条争抢骨头的饿狗，穷追不舍。他不得不跑，这一次，有人给马威出了个馊主意，不再打他骂他，要将他扒个精光，让他光屁股在全班同学面前展览。实际上，他的光屁股被展览了几秒钟。马威悄悄走到他身后，猛然出手，将他的沙滩裤和内裤全部拉到膝盖上。幸亏他急中生智，抓起两把沙滩上的沙子，洒向准备把他扒干净的马威，这才得以提上裤子脱身。否则，不叫逃跑，叫裸奔。

躲鬼躲进庙有点玄乎，小艾躲的不是鬼，是几条抢骨头的“饿狗”，躲进庙里是明智的。从小河边跑到一个岔路口，一边通往市区的大路，一边通往



山间的小庙，他选择了后者。果然，来到小庙山门外，听不到追赶的脚步声了。不过，保险起见，他躲进了山门里。从小庙里迎面走来一个黑脸老和尚，双手平端一只大香炉，踉踉跄跄，跌跌撞撞，每走一步，随时可能被香炉压倒。小艾只穿一条沙滩裤，打着个大赤膊，正有点难为情，干脆献殷勤。谁知香炉是石头打造的，至少三十公斤，比他想象的沉重多了，从老和尚手里接过，差点滑落砸脚。

“阿弥陀佛，有劳小施主了！”

老和尚嘴巴客气，黑脸上的神情却是理所当然，像是说：“就等你呢，小子！”大模大样捋了一把长长的五绺白须，抢先走出山门。小艾还记得，自己满头大汗端香炉跟在后面，累得走不动了，老和尚非但不让他歇息，反而厉声催促，大有你不走我就打的架势，仿佛驱使一个惯用的苦力或奴隶。

倒霉的一天！

此时，小艾躺在家里柔软贴身的床铺上，回忆一天的内容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坚持了五年，一天不少，今天看来要缺一篇了。不是因为过了倒霉的一天，他的日记里，比今天更倒霉的多得是，主要是他太累了。逃跑累，端那只该死的香炉更累，回到家，全身快要散架。尤其端捧香炉的双手，折断了似的，根本不听使唤，笔拿不稳，打字也抬不起来。吃过晚饭洗过澡，床头的闹钟才指向八点，他已经躺在床上。然而，辗转反侧，老是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这一天经历的点点滴滴。困扰他的问题是，被马威扒掉裤子的一瞬间，哪些人看见了光屁股？只听到几个女同学的尖声惊叫，没敢回头，不知道欣欣是不是也在里面？

“着火了！”

哪里着火了？小艾撒腿就跑，没命地狂奔。天很黑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身边的树木、楼房风驰电掣掠过。他感觉自己不是在跑，而是在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双脚终于慢慢停下。弯腰喘了几口气，抬头一看，只

见火光冲天，自己居然站在小庙的山门外，小庙正在熊熊燃烧。

怎么没人救火？小艾冲进山门，想帮助救火，双手却麻木不仁，无法抬起，眼睁睁看着小庙一点点在烈火中坍塌。“呼”的一声，小庙屋顶飞下一个人，响声沉闷地跌落在他脚边，惊得他连连后退。

“小施主……”

是那个老和尚，颤颤巍巍从地上站起，身上的袈裟已烧得七零八落，最骇人的是，五绺长须挂着五朵颜色诡异的火苗，冒出一股股青烟，火苗向上蹿行，眼看要烧到他的面孔了。小艾给他的模样镇住，手足无措，呆站在当场。

“有人放火，想偷一件东西，东西在你端走的香炉里。”

老和尚艰难地说出这几句话，五绺须上的火苗骤然旺盛，像五条凶猛的火蛇扑到他的脸上。“轰”的爆裂声响，燃起一个大火球，霎时之间，老和尚的脑袋烧成了一个黑骷髅。小艾吓得掉头就跑，冲出山门却慌不择路，失足掉了下崖。

“啊！”小艾大喊大叫从梦中惊醒，发现坐在地板上，原来是掉下床铺。天亮了，太阳已侵入房间，他狼狽爬上床，重新躺下，有点惊魂未定。不过，回味梦中的内容，觉得很好笑。昨晚累得够呛，被差使搬香炉，心里没少诅咒老和尚，以至于梦见他葬身火海。就好像有一次，梦见欺负马威掉进海里，连叫了他三声爷爷，他才肯伸出援手。

“小艾，起床了，七点半了！”老妈敲门总是惊天动地，迟早要弄坏这扇门。

“来了！”小艾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，慢吞吞下床。今天星期六，不用上学。星期六、星期天被叫起，不是第一次了。老妈是一家公司的高层，做事雷厉风行又斤斤计较，整天加班，没有双休日的概念。他懒得费口舌跟老妈解释。再说，昨晚睡得早，又噩梦骚扰，没有了睡意。何况，他也打算起床，欣欣的钢琴课九点开始，他打算去旁听。

“刷牙洗脸再吃！”

老妈坐客厅里，边吃早餐边看电视。小艾出了房间，抓起一根油条，还没送进嘴巴就被夺走，脑门倒是重重地吃一个“爆栗”，疼得他“哎哟”一声，乖乖转身回房，进了卫生间。

“我上班了，你快点，中午自己吃快餐，钱在桌上。”

老妈走了，小艾巴不得，故意在卫生间里磨磨蹭蹭，等待她离开。只是，响声巨大的关门声，震得小便淋上了脚面。洗漱完毕，出卫生间看钟，还没到八点。

家里无人我最大！小艾得意洋洋，踢掉拖鞋，一只飞进了厨房，一只撞上天花板，光脚丫跳上沙发，躺在上面，抓起茶几上的油条大嚼。

老妈电视也没关，尽是一些本地新闻，没意思！小艾跷起二郎腿吃下一根油条，起身喝了一口豆浆，抓起遥控器准备换台，却被一条本地新闻吸引住了。

“昨晚九点左右，郊县一座小寺庙突然失火，消防车赶到现场，为时已晚，寺庙是木质结构，年久失修，短短十分钟就在火中坍塌。据初步调查，起火原因可能是庙内的香火……”

没听完播音员的报道，小艾大笑起来。电视画面里出现的寺庙山门，正是他昨天逃跑躲避的地方，而山门后面的小庙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

太好玩了！小艾幸灾乐祸，笑得流泪。居然有这么凑巧的事情？昨晚梦见小庙失火，真的失火了，不知道老和尚是不是……想起老和尚，早餐也不吃了。从沙发上跳起，回房间穿好衣服，将两个包子两个鸡蛋塞进书包，捡起老妈放桌上的二十元钞票，急匆匆出门。

两小时后，天上骄阳似火，树上知了乱叫。一条公路上，小艾从班车跳下，迫不及待冲上通往小庙的小路。

与其说小艾关心老和尚的生死，不如说是好奇心把他带到这里来。懂事起，他就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个好习惯加上他超过两百的智商，帮助他

成为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。可是，他一点不讨人喜欢，反而是老师、家长眼中的“麻烦鬼”、“闯祸大王”。因为，他的好习惯演变成了坏毛病，每当遇上感兴趣的事，就会像一颗湿水炮仗——死瘾，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，火车头也拉他不回。这个毛病让他吃尽了苦头，比方前几天有同学说，牛高马大的马威长出了胸毛，他不相信，趁马威不备，将马威的T恤掀起。胸毛没看着，便被马威头下脚上倒提起来，像风车一般甩到半空中玩弄得晕头转向，幸亏上课铃响，才得以脱身。昨天，马威企图把他当众扒光，只不过是后续的惩罚。

小庙距离公路有四五公里远，坐落在一个苦楝树林旁边，前后左右有五座长得像马脸一样的小山，当地人称为“五马归巢”，小庙就建在这个“巢”中央。由于地处偏僻，又非古刹名寺，一直以来香火并不旺盛。这一天，算是多年来难得的热闹，遗憾的是，小庙已不复存在。

敲打的声音、坍塌的轰响，在空旷的山林间回荡，盖过了树梢上的知了合唱。走了几公里路，已腰酸脚痛的小艾，远远听到响声，也为之一振。由走变跑，从苦楝树林的小路奔出，满头大汗停在山门外往里看。小庙面目全非，一群民工模样的人正在清理废墟，上身赤裸，汗流浃背，不时有人吆五喝六。火中残存的木头梁柱，被一根根扔到小庙地基旁，堆成了三四个木材堆垛。几只大小不一的香炉和一尊小石雕佛像排放在山门边，大概也是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。

“施主有何贵干？”

小艾一只脚刚踏进山门，听到有人说话，又退出张头寻找。山门外左手边，一棵高大茂密的苦楝树下，有个和尚在打坐，背朝着他，看不见脸目。

“喂，和尚，你是这个庙里的和尚吗？”小艾转而走向苦楝树。

“庙已不在，只剩老僧，施主有何指教？”和尚声音倒是和蔼可亲。

“指教没有，我特意来问你，有人被烧死在庙里吗？”小艾早就疲乏了，来到苦楝树阴下，一屁股坐到和尚身边，随即又害怕地跳起。没错，是昨天催逼他搬香炉的那个老和尚，面孔黝黑，五绺白须飘然于胸。

“据老僧所知，小庙失火，无人罹难，无人受伤。”老和尚答得慢条斯理，低眉垂眼，看也不看他。

小艾见老和尚不像昨日那般凶神恶煞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喂，老和尚，你睁开眼睛，不认识我了？”

老和尚听话地睁开眼睛，漠然打量他：“老僧眼拙，不曾识得小施主。”

小艾见他认真诚恳，也犯糊涂了：“喂，这个庙，除了你这个老僧，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老僧，跟你长相差不多？黑脸的，也有五条白胡须？”

老和尚微微一笑：“小庙只有老僧一个，再无他人。”

“你骗人！”小艾手指几乎戳到他鼻子上。

“出家人不说诳语。”老和尚还是和颜悦色。

“骗人、骗人！”小艾蛮横无理嚷嚷，“好意思说不敢打诳？昨天中午，就是你，叫我从庙里端走一只大香炉，累得我半死，手都快断了，你想赖账吗？”

老和尚答非所问：“施主借用香炉，不知何时送还？”

“啊！你以为我偷你的香炉，有没有搞错？谁稀罕你的破香炉，明明是你骗我帮忙的，否则，神经病才去搬那鬼东西！放在那边的岩洞里，想要自己去拿，今天我可没力气……”小艾手指向树林边不远处的一个岩洞，突然想起老和尚在梦里跟他讲的话，不再争辩，拔腿向岩洞跑去。

老和尚摇摇头，又闭上眼睛，安详入定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小艾离开不久，一辆轿车驶到山门外停下，助手座下来一个娇艳的女子，兴奋地环顾周围山头数数：“哇，真的像五个马头耶！特别是这个，岩洞和马鼻孔一模一样，这才是鬼斧神工！”一根手指指向不远处的岩洞，转脸时，小艾的背影正好钻进洞里。

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从驾驶座落下：“这地方叫五马归巢，这座小庙，当地人叫马头寺。”

“哟，小庙也有这么大的门？”女子漫步到山门前举头看。

男人也向山门走去，一瘸一拐的，换到左脚支撑，身子便下沉一次，每走一步都显得很艰难。来到山门里，靠在一边门框上说：“以前这个庙可不小。元代的时候是个大寺院，兴于明代，毁于清代，现在成了小庙。这个门叫山门，一般寺庙有三道门，象征佛教三解脱门，也就是空门、无相门、克作门。遁入空门，讲的就是这个门，你看过《水浒传》的电视剧，鲁智深吃狗肉发酒疯，也是在山门外。”

女子嘻嘻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鲁智深醉打山门，啊，那个门神，挺像鲁智深的，哈哈！”手指向山门后两则龕中断了手脚的金刚力士。

“那不是门神。”男人继续解释，“那叫金刚力士，他可大有来历，原为法意太子，皈依佛法后，成了佛的五百名随从侍卫的首领，在佛教发源地古印度，金刚力士只有一位，传到中国，什么都讲究对称，变成了两个，我们经常说的哼哈二将，指的就是这两位老兄。”

女子惊呼：“哇，原来哼哈二将是庙里的人，喂，干吗叫他们哼哈二将呀？”

男人笑道：“你看，这位，正张口发梵语开头的‘哼’音，这边一位，正闭唇发梵语结尾的‘哈’音，中国人呀，干脆把《封神演义》的哼哈二将郑伦和陈奇套到他们身上。”

“喂，你看。”女子突然压低嗓音，一脸警惕拉了男人一把，向苦楝树下打坐的和尚努努嘴。

男人转头看见了老和尚，皱起眉头：“那是庙里的方丈。”拖着瘸腿，走回车子，打开后箱。

“不碍事吧？”女子跟在他后面追问，一脸担忧地望向老和尚。

那老和尚对两人不闻不问，依然低眉垂眼，坐得端端正正，似乎雷打不动。

男人从后箱拿出一个工具箱，望进山门，又望向四周：“怎么搞的，大武的人一个也不见？”摸出手机拨打，“喂，大武呀！啊，你是谁？我是大武他哥，哦，是猛子呀，你告诉他，我到庙里了，叫他马上过来！”合上手机，响声大作

关上后厢和车门。

“大武他们是不是野餐去了？”女子笑得有点幸灾乐祸。

男人也笑了笑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去？这个地方，的确挺适合野餐的。”

“当然想了！”女子跟上搂住他一边手，“我说，你这个宝贝弟弟呀，恐怕还把美女也带来。”

男人不再说话，提起工具箱，一步一步向山门移动，走到山门里，扫了一眼排列在旁边的香炉和石雕佛像，边进门边说：“少了一只香炉，应该有六只才对。”

听到这两句话，苦楝树下打坐的老和尚睁开了眼睛，向走进山门的两人瞥了一眼，又微微转头，看向小艾钻进去的那个岩洞。

老和尚安然无恙，小艾略感失望。小庙焚毁，跟梦境吻合，这样的凑巧仅仅是凑巧，如果老和尚也像梦里一样葬身火海，那才是奇闻一件。倒不是说，因为被差使搬香炉，心怀怨恨，巴望老和尚死于非命。其实，他兴致勃勃坐两小时车，又走了几公里路来到这儿，老和尚是死是活，对他而言，就像马威的胸口上有没有长毛一样，不过是好奇。令人沮丧的是，老和尚的死活跟马威的胸毛一样，非但证实不了，自己反被倒打一耙，成了偷香炉的小贼。不过，他重新找到了兴奋点，如果老和尚在梦里说的话应验了，那同样是一个奇迹。

“最好是一件宝贝，黄金打造的更好，难怪端起来那么重，原来里面有金子。”

钻进岩洞，小艾想入非非。岩洞所在的山像一个正在吃草的马头，嘴巴贴地，作为鼻孔的岩洞离地面不高，连接一个长满杂草的斜坡。小艾是跑着上来的，进洞大气也不喘一口。然而，昨天从小庙端香炉走这么远，再爬这个坡，到洞口差点趴下。老和尚残忍地逼迫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把香炉放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

该死的香炉总算还在。小艾路上担心被人抢先,看见香炉仍在自己摆放的地方,兴冲冲扑过去,双手探进厚厚的香灰里。

哈哈,当真有东西!小艾摸到香炉之中藏有东西,欣喜若狂。不过,从香灰里掏出那东西时,心里又凉了半截。太轻了,抓在手上毫不费力,不可能是金子、银子,什么金属都不是,更像一本书。拿到光线充足的洞口观看,肯定是一本书了。几层油布包裹的长方形方块,不是书是什么,八成是佛经什么的?顶多是一本稀奇罕见的佛经,对和尚可能是宝贝,对我老人家算什么?我老人家高中没读完,要读的书多的是,什么时候轮到读佛经,哪怕是稀奇罕见的佛经?除非出家当和尚。免了吧!像那个老和尚一样,张口闭口“老僧、小僧”,不如杀了我。

“救命呀!”

小艾尽管心灰意冷,还是想看个究竟。刚拆开沾满香灰的第一层油布,听到一声娇滴滴的呼救,马上蹿出洞口,举目向周围张望。

发生什么事了?切,不管发生什么事,一定有热闹好瞧。平时,邻居家的两只宠物狗打架,都让小艾看得饭也忘记吃,有人叫“救命”的事情,如何少得了他?胡乱把油布包塞进书包里,飞也似地冲下斜坡。

苦楝树林外靠山边的一侧,香气四溢,一只羊羔被架在空地上的炭火上烘烤,有几个男人围在旁边,垂涎三尺。小艾来到二十米开外,闻见烘烤味,知道走错方向了。别人野餐没什么好看的,他一百八十度转身,朝另一方向去。

苦楝树林另一侧是一块草地,有一个半裸的少女正在奔跑,上身只穿一件小小的黑色文胸,下身仅剩布条一般的丁字内裤,白嫩的肌肤暴露在阳光下,格外耀眼。

找到了!哎哟,不好,是强奸!小艾及时停脚,不敢冲出树林,顺势躲到几米外的一棵苦楝树后。不是他没有侠义之心,他做梦都想扮演英雄去救美人,尤其是救欣欣,沮丧的是,每逢被人欺负,只要欣欣在场,反倒是欣欣挺身而出,帮他解围。他是有自知之明的,虽说快十八了,明年考大学了,但长



高不长肉，瘦得像竹竿，天生一张娃娃脸，经常被人误认是初中生。他要是能打的话，不至于被马威欺负了。

“这块草坪太棒了，我要做日光浴，嘻嘻！”

小艾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少女不跑了，嘻嘻哈哈躺在草地上。树林里又跑出一个赤膊男人，健美的胸腹上文了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，五官有如经过刀削斧劈，棱角分明，样子甚是剽悍。

“我先帮你按摩，完了再帮你涂防晒霜，好不好？”男人扑到少女身上，一把扯下黑色纹胸，嘴巴贴了上去。

“嘻嘻，我不来了，这哪是按摩？”少女趁男人解裤带的空隙，从地上爬起来又开始在草地上奔逃，胸前两只小巧玲珑的乳房像一对小白兔在欢快地蹦跳，极具诱惑。

切，我在这儿干什么？小艾看呆了。又不是强奸，是野合。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，这不成了偷窥？那是狗仔队干的勾当。想起狗仔队，看了一眼手中的手机，唉声叹气举起，对着少女连连按下快门。就算当一次狗仔队得了，这种现场直播的景色可遇不可求，反正这个美女不是明星，大不了八十岁以后，出家当和尚，就念书包里这部佛经。他在心里自我安慰，自找台阶下。

少女在草地上兜圈子，根本不像逃跑，更像裸奔挑逗男人，兜了几个圈子，给男人拉倒在地，压在身下，连丁字内裤也被扯脱了。

“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要问个没完没了，你想知道，自己去找，答案不会从天上掉。我不知道就是……”

一阵清晰的 Hip-hop 饶舌音乐响起，盖过了草地上两个男女的喘息，那是小艾的手机响。他正从镜头里看得血脉贲张，也被吓了一跳：“我的妈的呀！”来电的，的确是他的野蛮老妈。

“啊！”少女仰面朝上，一扭头发现了小艾，尖叫声在山谷里回音阵阵。

“谁，站住！”男人也光屁股站起，看向小艾所在的苦楝树，小艾掉头就跑。

“抓住他，刚才他在拍照！”少女哭哭啼啼，抱膝坐起，“天啊，万一他把照